

红粉天娇

塞上神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上



目 次

(上册)

第一章	肉球藏娇	(1)
第二章	喇嘛入观	(14)
第三章	身落陷阱	(30)
第四章	骨针示警	(43)
第五章	天外有天	(57)
第六章	毒蛇吐芯	(70)
第七章	目睹玄机	(85)
第八章	淫女毒夫	(97)
第九章	意料之外	(109)
第十章	不速之客	(121)
第十一章	双双入瓮	(134)
第十二章	地下城廓	(147)
第十三章	暗夜拼杀	(160)
第十四章	强差人意	(172)
第十五章	观庵飞人	(185)
第十六章	各展雄风	(198)
第十七章	亡命柳塔	(213)

第十八章	冰掌无情	(227)
第十九章	塔底奇观	(241)
第二十章	天造地设	(253)
第二十一章	十面埋伏	(269)
第二十二章	破釜沉舟	(283)
第二十三章	人兽之战	(296)

(中册)

第二十四章	自投罗网	(311)
第二十五章	分道扬镳	(325)
第二十六章	捕鱼得珠	(337)
第二十七章	府衙惊艳	(351)
第二十八章	痴男情女	(364)
第二十九章	蛛丝马迹	(378)
第三十章	原形毕露	(391)
第三十一章	空前劫难	(406)
第三十二章	双星殒落	(419)
第三十三章	水底洞天	(435)
第三十四章	王氏调情	(448)
第三十五章	公公偷奸	(461)
第三十六章	祸从天降	(475)
第三十七章	石牢探密	(490)
第三十八章	天娇遇险	(503)
第三十九章	变幻之间	(518)
第四十章	计赚浪妇	(531)
第四十一章	走火入魔	(548)

第四十二章	大侠释疑.....	(564)
第四十三章	夜半取命.....	(581)
第四十四章	狼争虎斗.....	(598)
第四十五章	奇门惊天.....	(614)

(下册)

第四十六章	大师证婚.....	(631)
第四十七章	暗渡陈仓.....	(647)
第四十八章	忘年之谊.....	(664)
第四十九章	欧阳献策.....	(681)
第五十章	飞瀑怪兽.....	(698)
第五十一章	枯洞金狮.....	(717)
第五十二章	佛门火拼.....	(735)
第五十三章	冰人转世.....	(754)
第五十四章	飞镖入室.....	(772)
第五十五章	反目成仇.....	(790)
第五十六章	除夕夺命.....	(807)
第五十七章	显露真身.....	(824)
第五十八章	道人游说.....	(840)
第五十九章	险关重重.....	(858)
第六十章	血雨腥风.....	(876)
第六十一章	群英亡命.....	(894)
第六十二章	余生道情.....	(911)

第一章

肉球藏娇

鱼白初泛，天色微明。

晨曦中尚辨不清山峦树丛，从那黑森森的幽谷中，悠忽一声长啸，千山万壑暴出一片回响，俄顷一串短呵，惊起群群睡鸟，叽喳纷飞掠向大山的深处。

片刻，一切又归于沉寂。

一条黑影从兀立的山峰上，飘然落于林间的草径之中，他展目四顾，似有万千感慨，喟然叹了一声。他转身向走过了无数次的小路上望去，峭壁下那一片紫丁香，竟经不得西北风的浩掠，一夜秋风，已使它落叶飘飘了，只剩下那丛丛枝条，裸露于山野间，在寒霜初降的苍穹下饮泣低鸣。他摇了摇头，抻了抻胸前那一缕白须，心中默默说道，真是萧森的季节，万物伏诛的时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山人这百年

之旅，晃如昨日。娇儿她也出山整整十个春秋，至今杳无音讯，怎不令人时时牵挂！

又是一声长叹，转身向前面的一片沙滩走去。此时晨风瑟瑟，将脚下的一堆堆枯叶吹得沙沙奔跑，直向那十余丈前的湖水中滚去。但见那湖水浩淼连天，一望无际，腾着微波细浪漫漫东流，在曙色中泛着片片青光，荡漾出一片响声。这便是令人赞叹而又使人寒栗的白龙湖。

老叟与这白龙湖七十年的渊源，世人鲜知。正是这奔流入海的大湖，改变了他大半生的生活道路，将他拖进了旷日持久的杀伐争斗之中。每每面对这片大湖，便令他思绪奔突，使他备觉这自然之恢宏，旷世之伟巨，如被造物裹挟，身不由主，去饱尝大千世界的种种情愫。正象他此刻面对这秋风和湖水一样，顿感百岁之躯的短暂与渺小，空茫而寒栗。但他仍旧系着一种坚定的信念，那无穷的宇宙中，自有一种无边的巨力，助他追求！

老叟面对偌大的湖水，凝神叹气，悠忽凝思之际，一轮旭日，已升临遥远的湖面，白炽淡黄的阳光霎时照亮了一切，给这世界平添了一种勃勃生气。他不由精神一振，面露笑意，踱至湖畔一尊黑色的巨石旁，从袍袖中缓缓支出一根钓竿，轻轻一抖，那钓竿立刻暴伸了丈余长短。那竿身象是紫竹为料，只是竹节颇长，每节二尺有余，在阳光下泛着黑紫色的光斑；钓竿头上穿着一个绿色的圈环，足有碗口大小，晶莹剔透，环下系着一条银白色的鱼弦，竹篾粗细，三丈长短，弦端垂着数十个银钩。这种钓鱼器具，世上绝无仅有。

这白龙湖向有九个出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向，西南、

西北各入江流，东北东南入北海东海。湖中不仅盛产湖鲤、湖鲫，味美无匹，而且产珠，这里的珠质尤佳，颗颗状如牛眼，且能避水，避火，暗夜亮如灯盏，人称避水珠、避火珠、夜明珠，三珠为朝贡上品。只是这白龙湖水面数千里，无人所居，便无人采珠。但这湖水入北海西海，蚌珠顺流而下，采珠者皆以为西海东海所产，故称为西珠东珠了。

但这老叟久居湖滨山上，并不采珠，只是钓几尾鲤鲫，权做菜肴。此刻，他将鱼竿向空中挑了挑，欲将那弦下的数十个银钩甩入湖中，不知为何，却在半空中停了下来。

他凝神谛听了片刻，忽将鱼竿一抖，那几丈长的紫竹钓竿便无了踪影。只听空中传来一阵“吱——吱”怪叫，随之——一声阴恻恻的冷笑，由湖上远远漂来。那笑声绵绵软软，却冷峻无比，笑声刚至，陡见几只怪鸟，在日光的照耀下，结翅飞掠，金矢一般，电射过来！

老叟面东背西，正是向阳逆光窥着。待他看清那五只体健翅丰的怪鸟，原来是五只灰白羽毛的水老鸱时，五只水老鸱已经飞扑到他的头顶上。那五只怪鸟的十只利爪、五张鹰隼般的青色长嘴、十颗暴牛般闪着蓝色幽光的珠眸恶兽嗜血一样，在一片呱呱的噪叫声中，分别向他的头顶、双眼、后颈、双耳及喉结处袭来！

这五处均为人体要害，且有重要穴位，伤其一处，轻则重残，重则殒命。

钓鱼老叟眼见这五只饿急了的水老鸱的十只利爪，犹如十支利箭射向自己，不由脸色微嗔，身子一矮，袍衣旋展，一个如来打坐，避过了水老鸱的首轮突袭，端端坐在了岸边的

沙滩上。

又一阵冷笑声从遥远的湖面上漂来，湖水立刻涌起层层白浪，溅起三尺有余的水柱，并带着一股腥风，刮向沙滩上的老叟。那老叟皓眉长目，平静如初，胸有成竹的仍然端坐在沙滩上动也不动。

那五只灰白色的水老鹅一击未果，翅羽抖了几抖，飞绕了一个弧圈，又一阵呱呱狂叫，各自收敛羽翼，剪背成锥，金镞一般，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再次冲击过来。尤其可怕的是那只从上空正中方位冲下来的怪鸟，一张青嘴发出响箭似的吱吱叫声，划破空气，笔直的向老叟的头顶锥来，欲将他的头从上贯啄个穹顶洞开！另四只水老鹅，眼冒幽蓝，对着这具扛在肩膀上的清癯光亮的人头，呱呱飞啄，要尝这人肉的滋味儿！

老叟这次若无侥幸，在五只怪鸟的奋力扑啄下，定会头脸开花了。眼见得他无计可施，那五只怪鸟的利嘴就要触到了他的头皮，却见他一刹那间双肩一缩，身子向前一扑，就势一个前翻，靠在了岸边那块黑色的巨石上。那五只水老鹅啄肉心切，并未料到猎物会这样轻易走脱，所以这一击也用了八九成的功力，电光火石之间，收势不住，险些撞在一起，眼见就要互相啄咬同类，只听一声怪叫，那四只水老鹅急展双翅，垂直凌空拔起，这才避免了自残自伤。但中间那只水老鹅因是从上向下，又是笔直垂啄，顿时嘴尖插进白沙之中，扑扑棱棱的连打了几个喷嚏，才吱吱叫着窜上天空。

五只飞鸟在空中排成一队，盘旋了数圈，停止了噪叫，飞落在离湖岸约五丈远的五棵环抱粗细的苍松枝头上，默默地

注视着白龙湖水。

又一阵冷笑声由湖中骤然传出，震得湖心冲起几丈高的水柱。老叟凝目望去，湖面上雾气散了许多，遥远的水域上腾起一条鲸背般的浪峰，将湖水向岸边推来，顿时，湖水陡地涨了几重，连同老叟倚坐的黑色巨石淹没得无影无踪。

湖水暴涨，转眼之间，后浪推着前峰，哗地漫过丁香树丛，直向那距湖边百丈开外的峭壁巨岩上撞去，发出震耳欲聋的阵阵轰鸣，怎奈山高壁陡，岩石林立，那湖水再也不能冲越，激起无数的漩涡，将山脚下的一切吞没。

湖水波涌了半个时辰，湖心深处呼地荡开一方圆里许的巨大漩流，似有一个无底的深谷暗洞，将那湖水连着枯草败叶，呼呼地吸了进去，转瞬间，岸边的那块黑色巨石显露出来，那老叟仍旧倚坐在石上，只是他的一身袍衣，倒象冲制过几水，原来青灰色的布面，变得灰白了许多。

他似一觉刚醒，睁开双眼，瞧了瞧渐渐南移中天的太阳，一下跳起身来。

他环顾四周，这才发现，那松枝头的五只水老鸱早已不知去向，但那五棵松树主干的中腰，刀裁斧劈一般，均失去了一块厚厚的树皮，露出五块雪白的长方形的树肉来！他不由面现惊异，急忙转身面向遥远的湖面，深深揖了一躬，朗声说道：“白龙湖主，山人罗真道人这厢有礼啦！请湖主释罪！”说罢，又是一揖，自言自语道：“山人三代蒙湖主保佑，不绝罗门香烟，已是感恩无报。二十六年前，山人又蒙湖主厚恩，使贫道古稀得爱女天娇，赐山人天伦之乐，更是无以回报。因之，贫道当年曾对天地盟誓，不论小女成人之后自做何求，山

人也愿将此身老死于白龙湖边，与湖主隔水相伴，永不相悖！岂知天娇性乖好胜，立志澄清红尘，自十年前毅然出门，想必遭受无尽的磨难。山人虽爱女如珠，但已有盟言在先，唯舍父女之情而不背湖主之大恩。故此，不敢擅离白龙湖畔须臾！”

“今湖主体恤贫道苦衷，并以大义明示山人，为仁者当以红尘清白为己任，造福于天下。山人怎敢以孤心寡思，去仁义之天理？山人此次谨遵湖主一贯教诲，此番下山，定不吝惜这百岁之身，助天娇半臂之力，造就一方清白世界！山人若天命未届，再回白龙湖伴随湖主。”

“白龙湖主，恕山人不能神人两全，明日子时，山人再来拜别湖主，即时出门！”

罗真道人对湖又是一个长揖，转向向那五棵松树下走去。

这五棵苍松列于山脚岩壁之下，一字排开，似五根擎天玉柱，每棵松树都高达四十余丈，树身挺拔，径围超过十尺，树头的顶端，几近与岩壁齐眉，远远望去，恰似这入山的宫门卫士，威严无比。这五棵青松，名叫五龙亭，本是罗真道人为祖上罗觉大师当年所栽，岁龄八百余载，也是后来罗真之父罗琼、罗真之女罗天娇的习武练功之所在。因此，罗真道人视其为宗谱家祖一般。

如今，那五棵巨树的树干象五张雪白的皮张，远远望去，犹如挂在岩壁的中腰。罗真道人诚惶诚恐踱到树下，举首凝视，不禁吃了一惊！

原来那每块树肉上，都雕刻着一个遒劲雄浑的大字，由左至右，依次认去，五个大字连成一句，罗真道人又是大吃

一惊！

他揉了揉双目，再仔细观看，确实是五个惊天动地的天作之笔：龙女罗天娇！

罗真道人怔了片刻，心中恍然大悟！如此看来，这世间的奇人奇事，原本就存在，只是凡夫俗子未得亲眼目睹，见仁见智本不重要罢了。想到此处，他茅塞顿开，胸中的一派惊疑化作了无比的兴奋喜悦，疾步跨过五龙亭，奔向登山的路口——黑石口。

罗真道人的生父罗琼，在罗真三十岁时，将他带到这白龙湖畔黑石口上。那时罗琼下届五旬，八十岁时无病而亡，罗真道人因随父入道观，虽然年已六十，早已立下终生不再还俗的誓言，自然绝了为罗门延续香烟的念头。

二十六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俗称为“龙抬头”，百姓为一年的生计顺畅，要在这一天吃“猪头”，以祈吉祥安福。罗真道人对此并不放在心上，但事有凑巧，在“龙抬头”的前一天夜里，他在五龙亭边练功，刚刚推出一记断魂掌，便听远处哼的一声，接着象有一重物倒在地上，压得树丛哗哗作响。罗真道人心中大骇，他这断魂掌是罗门祖传功法，出手看似绵软无力，但真气却如扇面辐射，百步以外，碗口粗细的树干，迎刃而断。因此他练这断魂掌时，不在山上而是下到这五龙亭前，唯恐击裂山石，毁坏道观。此时他听见哼叫，又有重物倒地之声，怕是伤了无辜或是梅花小鹿，所以心中一惊，急忙随声疾走几步，来到那片紫丁香树丛的右面，借着淡淡的月光向草丛中看去，他才如释重负地平下心来。

原来，那枯草地上竟躺着一只足有二百斤重的山林野猪，

喘着粗气，浑身颤抖，眼见将要毙命。他近前一看，这黑毛野猪身上蹭擦得一层厚厚的松树油脂，遍体并无半点伤痕，似这等深山野林中的孤身野猪，雄猛异常，一般无人敢猎，即便是有人敢以弓箭相对，那一身厚厚的油脂，也不致伤它毫毛。见此情景，他心中明白，这家伙定是为自己掌力所杀无疑。

但他心中又觉诧异，它怎么这么巧，碰在自己的手上，又是在这种时候，明天便是二月二，莫非老天可怜我这道观山人不成？即是它撞在我的掌上，又非是我要取它的头，只好顺遂天意了。于是，他将那野猪单手托起，上了黑石口。

当晚，他将这野猪去毛碎尸，割下猪头，架在火上烧得香味四溢，饱饱吃了一顿，又练了几趟禅功，便在观中安歇了。

翌日，罗真道人早早起身，将那颗猪头带到白龙湖边。因今天是二月二日“龙抬头”，他又无意中猎得野猪，便来了个入乡随俗，将猪头举在掌上，心中默默念道：“白龙胡主，山人偶得野猪一头，今日是你的大喜日子，将这猪头送与你分享，请湖主笑纳！念罢，便运功于掌上，将那五六十斤重的猪头掷入湖心水中。说来也怪得很，那猪头入水，并不随波下流，也不沉没水中，而是漂漂摆摆竟向远处滑去，直滑了几十丈远，才渐渐没入水中。

罗真道人心中纳罕，暗暗称奇。他呆呆地注视了片刻，见湖中再无异状，才从袍袖中支出钓竿，将那银钩抛入水中。

此时天光初晓，陆上无风，水上无浪，一片宁静。罗真道人手持钓竿，坐在那块黑石旁静待鱼儿上钩。过了约有半

个时辰，只见鱼线急速沉入水中，鱼竿也陡然下斜，似有一条大鱼将钩咬住，正向深水处拽钩逃窜似的。罗真道人心中不觉一怔，手上稍稍加了一重力量，将钓竿向上提起。不知怎的，却没有提拉得动，他又是一惊，站起身来，手上用了五重力气，想把钓竿提拽起来，却感水下之物沉重得很，竟又未提拉得动。

罗真道人这根钓竿，既是垂钓器具，又是天下绝无仅有的独门兵器，那几十个银钩能钓得起两百斤的重物随意飞舞，平时钓得小鱼，五七斤重，不用费力便可上岸，看来今天这条大鱼，至少要在四百斤以上，莫非钓了条“鱼精”？他心中诧异，手上又用了八重力气，一声大喝“起！”便将那钓竿向岸上拉回，同时他人也后退了五六步，站到了沙滩上。他原想这一下准会将那大鱼拉上岸边，谁知那鱼重如石鼓，这一拉反将鱼弦拉直，那鱼却纹丝未动！

罗真道人不免有些骇然，但鱼钩在水中，总得拉出来，于是运足了体内真气，一声暴喝，纵身向后跃起，双手劲力握住钓竿，奋力向后一拉，待他双脚落地时，只见水中露出一个黑色的东西，随着钢丝一般崩紧的鱼弦，慢慢向岸边移来！

罗真道人心中一凛，这是何等怪物？这罗真道人自幼便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又存着童稚般的好奇心，愣怔须臾，将鱼弦缓缓收回，带动那怪物渐渐拖上岸来。

此刻红日东升，湖面上曙色远播，平滑如镜。钓上岸来的怪物通体浑圆，漆黑闪亮，无头无脚，无孔无毛，将个罗真道人惊得呆若木鸡，定定怔在那里！

过了许久，他见那怪物不移不动，毫无声息，这才慢慢

接近，仔细观察。原来那几十个银钩全部镶嵌进那怪物的表皮。罗真道人活了六十四岁，不但从未见过这等怪东西，连听也没听说过。他围着那高过自己双膝的黑色圆家伙看了半晌，又贴近它的体表仔细倾听，并无半点发现，于是又将力运于掌上，试着向那东西拍去，只听“嘭”的一声，象击在熊肚上一样，手掌又被反弹回来！原来是个死肉球！

罗真道人见那肉球不摇不动，便将钩钩逐个取出，将鱼竿收回袖中，思谋如何处置这奇怪的肉球！

这家伙足有五百斤重，橡皮似的，在沙滩上滚动要费十分力气。于是，他劈断两棵碗口粗的白桦树干，做成一件木梯状的架子，将那黑肉球推了上去，一段段路的倒替，终于将这怪物弄到了五龙亭下。此时天已正午时分，艳阳高照，春日融融，罗真道人饮了一壶泉水，找来一把牛耳尖刀，要将那肉球切割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宝贝！

这肉球说是圆的，也并非滚圆，而是上小底大，中间外凸。罗真道人从肉球上部用刀尖挑破黑色的表皮，里面露出白嫩的肉来，但无半点血水流出。他索性一刀刺入，从上向下，割开了一条口子，见里面没什么动静，便切西瓜似的割开了十六道上下贯通的刀痕，然后又横向一道道的划开十六道，将肉球分割成二百五十六块，逐一取下。肉球的外层剥落之后，阳光下变成一个白嫩嫩的大肉蛋。肉蛋在日光下蒸发出白色的雾气，一时放出热烘烘的红光，罗真道人心中大疑，慌忙闪身跳开，只听格格一阵脆响，那肉球在地上兀自滚动起来，惊得罗真道人连连后退了数步。突然，那肉球在地上停住，霎时射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直刺得罗真道人双目

酸痛，急忙将眼睛紧紧闭住，心中暗道：看来这怪物擅用妖术，山人莫非要命丧这怪物的妖法之下？罗真道人正在胡思奇想，又听一声裂木般的巨响，一波热浪险些将他冲个倒仰！

罗真道人心中一震，急忙睁开双目，向那白花花的肉蛋看去。这一下，直惊得他魂飞天外！

原来那肉球已经自己裂成两半，一团热气正从那半片肉壳中喷涌出来，向空中散去，并有一股异香扑鼻而来。

罗真道人此时顾不了许多，纵身奔向那肉壳近前，定睛向那肉壳中看去，里面竟倒卧着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孩！那婴孩全身赤裸，粉嫩白腻，乌黑的浓发下是一张俊俏的小脸，睡相里带着微笑，煞是讨人怜爱……

罗真道人活了这一把年纪未婚未娶，现在是上无父兄姐妹，下无半个儿女侄孙，孤身在远离尘世的深山里修炼，早已不做凡夫俗子的天伦之梦，何曾想过今生还能再见到半个人影儿！但面前是活生生的一个女儿，这不是天赐山人又是何故？如此看来，贫道莫非尘缘未尽，命该养育这个女儿哟！想着看着，罗真道人喜不自禁，那亲儿爱女的凡夫情愫不由自主袭上心间，口里说着：“我儿醒来”，“我儿醒来”，双手便向那肉壳中的女孩儿伸去，扶项托腿，将那女孩儿抱在怀中，呵呵笑道：“天赐山人娇儿，天赐山人娇儿哇！”

罗真道人七十四岁“龙抬头”日肉卵中得娇女，当即取名天娇，贯以罗门姓氏便称为罗天娇！

罗真道人将小天娇用袍襟包裹，健步如飞登上黑石口，掠过登天梯，来到浴龙台上，将她放进道观中，小天娇尤自熟睡。罗真道人又飞身下岭，复回五龙亭前，仔细看那肉壳中，

在小天娇睡卧的地方还有红绿白三颗硕大闪光的珍珠。罗真道人曾听他生父罗琼说过白龙湖产珠的传说，但多年来并未亲眼所见，今日见这三颗大珠，心中顿时明白，那红透晶莹的是颗避火珠，珠性清凉，放在身上便可在烈火浓焰中分毫无损，保得住肉体不被烧灼；那碧绿泛光的是颗避水珠，含在口中，即使被卷入惊涛骇浪中，也能呼吸自由，免遭水淹；那白玉清亮的是颗夜明珠，黑暗之中，可以照亮五尺以外的蚊虫飞蝇。这三颗大珠，千年不可遇，皆为匡世珍稀瑰宝！罗真道人将三颗宝珠袖入怀中。心中更是万分惊喜，知道这小天娇造化非同寻常。

再看另一半肉壳中，夹着一块三尺多长，似石非石，似铁非铁，似骨非骨的条状硬物，罗真道人用刀割开周围的厚肉，将其取下，用手一掂，足有四五十斤沉重！既然这东西在肉壳之中，日后必有用项，便将这东西用布带系在身后。然后，罗真道人将这两片肉壳叠放一处，放置在黑石口上的岩洞中。他扫了一眼那割下的二百五十六块肉块，猛然醒悟，小天娇刚刚破卵出生，无人哺乳，何不将这些肉块运至观中，每日熬些肉汁，足够她吃喝一年半载啦！

待这些事情做完，已是夕阳西坠，罗真道人喜不自胜，又到白龙湖边祭祀一番，乘兴盟下誓言，夜幕垂下时，他才回到浴龙台。

罗真道人暮年幸得娇女，多了许多乐趣，每天按多年习惯晨练早钓，午时采吸日精；夜半沐浴身体外，便是精心侍养小天娇。小天娇在观中整整睡了三日，方才睁开双目，对着罗真道人不住媚笑，咿呀学语，满月之日，天娇便能摸爬

行走，并脆生生地叫了声“爸爸”，把个罗真道人喜得手舞足蹈，道观中一改十几年来的清凉寂寞，充满了父女俩的欢声笑语！